紅樓復夢/02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回　俏姑娘甘心冷淡　冷小姐羞對荷花

下一回▶

話說夢玉正走到景福堂圍門後，不防裡面跑出一人碰了個滿懷，幾乎跌倒。夢玉一看，原來是巧兒，笑問道：「你慌慌張張到那兒去？」巧兒應道：「姑娘差我到六如閣對老安、老常說，佛前點上香燭，姑娘要去拜佛。」巧兒說畢，匆匆而去。

夢玉轉出卷棚走上甬道，瞧見怡安堂前兩邊欄杆上，俱是豔妝濃飾，錦簇花團，左右迴廊下，裊裊翩翩，往來絡繹。那些人瞧見大爺，用手亂招。夢玉趕忙來到簷下，見四位姨娘同各堂執事姑娘及周惠的女兒婉貞、楊華的女兒雪姐、金定的女兒美兒、陸進的女兒蓮兒等站在一堆。夢玉不知同誰說話才好。陶姨娘道：「奶奶們剛才進去，你也快去，請過安讓咱們見個面，要去介壽堂回話。老爺在介壽堂請安，快下來了。」夢玉點頭上去。

祝府的規矩每日早晚兩次請安，都在卷棚下兩邊會齊。先是夢玉夫妻三人見後，才是姨娘們同執事姑娘見太太，回話已畢，才去介壽堂請安。這是一年四季一定而不可移的規矩。此時地桂夫人才用過點心，海珠姐妹上去請安。夢玉正趕上，以此姨娘們催他進去。夢玉走進怡安堂，到裡間碧紗內，見海珠們站在兩旁。夢玉上前跪下請安，桂夫人問：「你見過松大叔沒有？」夢玉答道：「都已見過。」又回：「看了各位先生、師爺，各鋪的伙計也全已回拜。轉到師母家請安，師母同姐姐都說，請老太太、太太的安，

一會兒姐姐就來。」桂夫人道：

「正要想著請去。怎麼師母今兒不來？」夢玉道：「要請人來看了家，才能來呢。」桂夫人點頭，吩咐：「往介壽堂去罷。」海珠等答應，三人退了出來。

姨娘們一齊進去請安，回了各人應辦的事務，應發應駁的款項，一件一件請太太示下。各人回事已畢，陶姨娘回道：「今日丫頭們公分給玉大爺洗塵，在秋水堂，叫瑞寧班進來唱幾齣戲，求太太恩典賞半天假。」桂夫人笑道：「你們也會樂，吃個啞酒兒罷，還要唱戲！」朱姨娘笑道：「明日是芳芸的生日，今兒順便替他做生日。」桂夫人點頭笑道：「准你們半天假。」李姨娘道：「素蘭病重，難以辦事。凝秀堂事務最繁，求老太太同太太恩典，調一個能乾人去才好，還要求多派一個才辦得下來。現在是老太太的大慶，事務更多。」桂夫人道：

「一會兒回老太太，必得派人才是。」眾人答應，出來伺候太太到介壽堂去。姨娘、姑娘、丫頭們跟了三四十個，就像碎錦流霞、彩雲香霧。不多會，來介壽堂。

祝筠已往承瑛堂去看兄弟。桂夫人走到簷下，值日丫頭啟簾伺候，桂夫人進去。老太太坐在紗外間，向石夫人問三老爺的病勢。桂夫人上去請過安，同石夫人見禮，問道：「三兄弟好些嗎？」祝母道：「你三妹子正在這兒說，昨晚很安靜，今兒早上歡天喜地的很有精神，還嚷著要到這兒來呢。」桂夫人笑道：「這真是老太太的福氣，佛爺保佑，從此一天一天的就好了。本來瞧著三兄弟那個樣兒，不像沒有壽的。不過是年災月晦病這一場。」祝母點頭歎道：「想是神佛可憐我這條老命，叫三小子病好也未可定。你們坐下，讓孩子們好坐。」桂、石兩夫人就在榻前對面坐下，夢玉三人坐在背後。眾丫頭各送香茶，祝母用茶已畢，姨娘、姑娘們上來請安。

祝母笑道：「婉丫頭也攪在這一堆裡，走過來我瞧瞧，今兒為什麼打扮這樣體面？」婉貞走到老太太面前，桂夫人笑道：

「他們今兒出分子呢。」祝母問：「那兒去出分子？」桂夫人答道：「他們今兒公分給夢玉洗塵，順帶著替芳芸做生日。」祝母歡喜笑道：「也不帶我出個分子，我竟不知道芳芸是今兒生日。」石夫人道：「芳芸托老太太洪福，是明日生日。因明兒是老太太的壽日，他們沒有空兒，以此挪到今兒。」祝母笑道：「他們鬼鬼祟祟的倒會熱鬧，是怎麼個公分？說給我聽聽。」陶姨娘回道：「老太太一席，老爺、太太一席，三老爺、

三太太一席，都擺在承瑛堂，請老太太同老爺、太太就著三老爺去熱鬧。丫頭們都在秋水堂，求老太太的恩典，賞半天假。

早上是面，晚上酒席。叫了瑞寧班進來唱兩齣戲。」祝母樂的哈哈大笑道：「真熱鬧，真會樂。老爺今兒請松大老爺呢，那裡還有空兒來吃麵？咱們上房只要一桌，擺在承瑛堂就是了，要三桌四桌的幹什麼？但是不出分子，也沒有白吃你們的道理。」朱姨娘笑道：「丫頭們都是受老太太的恩典，沾老太太的福氣，比老太太賞的分子還多還大呢。」祝母笑道：「朱丫頭倒會說句話。既這樣，今兒竟放你們一天，盡著你們去樂一樂。婉丫頭也去罷，別耽擱你們吃麵。」桂夫人站起來回道：

「媳婦還有事回老太太。」祝母問：「什麼事？」桂夫人道：

「據李姐兒說，素蘭患病，一時難以就好，近來很支持不住。凝秀堂事務又繁，他實在勉強不來，稟請告病調理。求老太太恩典，另調一個頂補，李姐兒忙不過來，求老太太格外添派。

見那素蘭就是不病，也是風吹得倒的，再兼有病，如何辦得下去？」祝母道：「我也想，李丫頭同陶丫頭都現在帶著身子，往後一天一天的辛苦不起，連陶丫頭那裡，也得添派一個才好。

既是這樣，吩咐將介壽堂、怡安堂、承瑛堂三處的丫頭，除了芳芸外，都叫來等我斟酌。」聽差的嫂子們答應，分頭去傳，不一會兒到齊，上來請安，一溜兒站著。祝母將他們瞧了幾眼，說道：「素蘭這一缺，給了蘭生去頂補罷。」桂夫人道：「太太調的很好。」祝母道：「還得添派一個，也必得能乾些的才好。紫簫、書帶、三多、如意這幾個孩子都能乾出色，只是書帶現在三老爺那裡，少他不得，難以調動。罷呀，竟將紫簫添派在凝秀堂，如意派了集瑞堂，都倒相宜。」桂夫人、石夫人同聲說：「這實在老太太的眼力不錯。」祝母笑道：「竟是這樣定罷。等我將這些無事丫頭挑兩個補他們的缺，再去上檔子交代。」桂夫人們答應，吩咐將十五歲以上的效力丫頭傳來候挑。

只見紫簫走到老太太面前跪下說道：「丫頭蒙老太太高厚恩典，派在凝秀堂辦事，自當勉力報效，但是丫頭才具平常，不勝繁任，今情願同書帶對調。三老爺病中服侍及一切飲食藥餌，丫頭自問實能盡心伺候，斷不叫三老爺動氣。」祝母聽他這番說話，心中想道：「三小子病中肝火甚旺，一點半點的就動氣。紫簫這孩子人很伶俐，他去倒很

合宜。人家都要想著往旺處飛，誰肯到三老爺那冷淡處去巴結？這孩子不嫌冷淡，情願去出力，怎麼不叫人要疼他？」祝母想著心酸，不覺眼圈一紅，說道：「孩子，這是你情願，不要勉強。」紫簫道：「這是丫頭一片至誠，並不勉強。」祝母點頭歎道：「很好。你果出至誠，我自然疼你。就將書帶調派凝秀堂，紫簫到承瑛堂去。」

桂夫人、石夫人都答應了。紫簫叩謝老太太，又給桂夫人、石夫人磕頭，退了下去。

蘭生、如意、書帶上來叩謝，也給兩位太太磕頭，媳婦們帶著十五歲以上的丫頭共三十七個，分作三班上來磕頭，分開兩旁站著。老太太瞧見頭一班第三個，生得很端莊富態，穿著件舊綠紗衫，青紗裙，不像個丫頭氣慨，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那丫頭走上前來，跪下回道：「丫頭叫雙慶，原在繡花處當差，去年蒙老太太恩典，撥在芳芷堂學習。現年十七歲。」

老太太點頭，望桂夫人們道：「很去得。」兩位太太答應：「去得。」老太太命他另站一邊。又看第二班的第五個，穿青紗衫子，松花紗裙，瓜子臉兒，俏白麻子，高高身材，也有個十七八歲年紀。祝母用手指道：「你叫什麼？今年多大？」那丫頭忙趕過來，跪下回道：「丫頭叫長生，現在繡花處當差，今年十六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去得。」長生站起，同雙慶站在一處。老太太又看那第三班的頭一個，生得粉團臉兒，杏眼桃腮，頗有丰韻；穿著淡黃衫子，月白紗裙。祝母看了十分中意，對著桂夫人、石夫人道：「那三班的頭一個好，就是他罷。」兩位太太都道：「很去得。」那個丫頭忙過來跪下道：「丫頭叫江蘋，今年十七，現在怡安堂當差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就是他們三個罷。長生補了如意的缺，雙慶補了蘭生的缺，江蘋補了紫簫的缺，書帶派凝秀堂，如意派集瑞堂，你們去上檔子，各人去交代執事。」眾人答應，紛紛出去。

只見芳芸進來給老太太同兩位太太磕頭，祝母笑道：「好孩子，今兒眾人給你做生日，我還沒有出分子。聽見說還要請咱們吃麵呢。」芳芸道：「丫頭蒙老太太豢養深恩，二太太、三太太的教訓撫育，丫頭就粉骨碎身，亦難圖報。」說著，流下淚來。祝母們笑道：「傻孩子，今兒是你的好日子，歡歡喜喜的，我要到承瑛堂去吃麵，他們等著你拜生日，快去罷。」

老太太一面說著，同兩位太太起身，往承瑛堂而去。姨娘、姑娘們先到怡安堂卷棚下，給那新得差的道喜。姑娘、嫂子們圍著一堆，將幾個新調姑娘應接不暇。

夢玉坐在欄杆上悶悶不樂。紫簫瞧見，故意搭訕著說話，在他手上捻了一下，揀直走進自己屋裡去了。夢玉脫身跟著來到屋裡，紫簫拉在身邊笑道：「你怪我到承瑛堂去，你心裡有氣不是？」夢玉撅著嘴，一聲兒也不言語。紫簫將他抱著，臉貼臉笑道：「傻兄弟，我今兒調到承瑛堂去，這身子才是你的了。怎麼這樣糊塗？」夢玉猛然省悟，不覺轉愁為喜，抱住紫簫叫了幾聲「知心的姐姐」。紫簫道：「這才有二分工程要我去做，我有一句話照會你，一會兒吃麵、吃酒、看戲，你總不用管我，隨我自來自去。我從今日起，要下死工夫拼著命，才能夠遂我同你昨夜燈前之約。」夢玉聽說，兩眼通紅道：「姐姐，我將來何以報你？」紫簫笑道：「傻兄弟，我同你說什麼報不報，只要遂得我心願，也就同修行成了正果一樣。你以後不要來纏我。要緊，要緊！」夢玉點頭。

兩個人正在說話，只見春燕進來叫道：「鞠小姐來了一會，到處找你不見。」夢玉聽見，急忙出去，看見一堆人站在甬道上，趕忙過去，正是秋瑞小姐同著他們站在一處，忙問道：

「秋瑞姐姐多會來的？我怎麼不知道？」秋瑞笑道：「來了半年，那裡去找你的影兒？本來咱們這樣人，也不配你大爺來接。」一夕話，將個夢玉急的臉脹通紅，只是要哭。海珠笑道：「秋姐姐同你說玩話，也犯得上急成這樣。」秋瑞將手中的挑羅汗巾替他擦眼淚，笑道：「別沒溜兒，誰家說玩話就著急呢！」夢玉這才歡喜，問道：「你們站在這裡等誰」海珠道：「咱們商量了個主意，因為芳丫頭新病才好，辛苦不起，他若是一處一處的謝到，斷來不及。莫若請他到秋水堂，咱們大家團拜，又省了多少事，他又不費力。橫豎老太太放咱們一天，早上的面，也不必端來端去的，攏共攏兒都在秋水堂一吃就完了。」夢玉笑道：「很是。何不就去，又站在這兒幹什麼？」掌珠道：「頭一件是芳丫頭到六如閣拜佛去了，第二件是各位新派的姑娘們去接手交代任事，第三件是找不著你，只得同秋姐姐在這裡白站著。」夢玉道：「既如此，咱們何不到秋水堂去等他們不好嗎？」三多道：「等著芳丫頭來了再去。」荊姨娘道：「秋小姐出了四兩分子，芳丫頭怎麼好收呢？」夢玉不等秋瑞開口，說道：「芳姐姐必定收的。」荊姨娘道：「未必，可以同你賭東。」夢玉道：「賭什麼？」荊姨娘道：「若是芳丫頭收了，今兒眾人的分子全是我的；若是不收，今兒一早一晚都是你的。如何？」夢玉道：「誰作保人？」朱姨娘道：「在地兒都是保人。」正說著，看見芳芸已轉過景福堂來，正要往海棠院去，眾人趕忙叫住。芳芸瞧見，只得往甬道上來。走到面前，五福道：「咱們會齊，都到秋水堂團拜。」芳芸道：「我應該一處一處去拜謝才是。」秋瑞道：「都是好姐妹，誰還來爭你的理？等著你身子大好了，慢慢再謝罷。」荊姨娘手中拿著個白紙紅簽的包兒，遞與芳芸道：「這是秋小姐的祝敬。」芳芸接著，向秋瑞道：「怎麼叫姐姐又費心，

改日再謝。」原來海珠、掌珠、修雲、紫簫、書帶、三多、如意、蘭生、芳芸、春燕這十個人，都是鞠冷齋學詩的門人，所以同秋瑞是世誼姐妹。荊姨娘見芳芸收了秋瑞的分子，急的滿面飛紅。夢玉拍手大笑道：「贏定了，贏定了。」海珠、秋瑞這一班人笑道：「輸了，輸了。」芳芸不知緣故，問道：「你們笑些什麼？」三多忍不住，就將他們兩個賭的東道說了一遍。芳芸笑道：

「本來荊姨娘是要輸的。秋姐姐給我的東西，我還有個不收嗎？」正說著，見那新派差的姑娘換了衣服一堆兒過來。長生道：「咱們三個人今兒再不想趕上出分子，這真是托玉大爺同芳芸姐姐的福氣。」眾人道：「咱們到秋水堂去罷。」秋瑞道：「早知道等到這會兒，　我方才就該同二妹妹到三叔叔那裡去，都見過了。二丫頭去這半天又不來。」海珠笑道：「才說曹操，曹操就到。那不是二丫頭同紫丫頭來了！」眾人道：「咱們慢慢走進園，到秋水堂去等。」眾人應允，都往如是園來，順著迴廊修竹轉到竹香梧影山房。秋瑞道：「你們這些人實在懶，這兩棵梧桐樹上斑斑點點的，也不叫人洗洗。」夢玉笑道：「我出門十來天，誰有這雅意來洗梧桐？」眾人一路說笑，穿出竹林臥石，嶒層幽溪。曲折山凹處為夫出堂，高下梅樹約有數十株，迤邐東去，一帶竹籬遮著茅屋數間。由小徑向西轉過飛雲石，只覺得一片荷風沁人心骨，滿池裡蓮花大放。

一齊來到秋水堂，姨娘們早已差人結彩掛燈，茶房內派人專司茶酒，開了富春閣後門，傳瑞寧班伺候。這秋水堂同富春閣俱有戲房，向來演戲之所。海珠們靠著欄杆，看那荷葉裡的露水就像翠珠綠玉。秋瑞道：「怎能夠將荷葉裡露水取下來泡碗茶吃，真是有趣。」海珠、芳芸、夢玉一齊笑道：「我也正想著這味兒。」秋瑞道：「等二姑娘同紫丫頭來，看他們想得到想不到？」正說著，修雲、紫簫、書帶跟著一群丫頭們來了。

修雲笑道：「你們走的好快，咱們這麼攆也攆不上。」夢玉問道：「二妹妹今日大好了嗎？」修雲道：「好了，不過身子發軟。你先在那兒？我出來半天也總沒有瞧見。」夢玉道：「我在紫姐姐屋裡。」荊姨娘道：「咱們不用說閒話，且將生日拜過再說別的。」眾人都說：「有理。」一齊到戲氈上團團站定，跪下去拜了四拜起來。芳芸、夢玉拜謝眾人，又一齊跪下拜了四拜。真是花枝招轉，彩蝶翩翩，眾人拜完十分歡樂。

秋瑞道：「二丫頭，紫丫頭，你兩個來瞧瞧景致。」修雲同紫簫走到欄杆邊。夢玉指道：「你們瞧，荷葉裡是什麼？」紫簫道：「都是露水，取來泡茶真是瓊漿玉液！」修雲道：

「我想著泡茶，紫姐姐有此心？」海珠們笑道：「咱們早說過了，要試你兩個的雅俗如何。」修雲笑道：「這叫做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。」掌珠道：「趁這會兒露水未乾，咱們叫些丫頭坐了彩蓮船，每人拿個淨碗到荷葉裡取下來，吃個荷葉露茶。你們說好不好？」眾人一齊大贊，芳芸道：「此計雖好，必得有個章法。咱們共有幾只小船？」朱姨娘道：「如是園有八隻彩蓮舟。」芳芸道：「咱們只有六隻船，每船頭上坐一人，船艙左右二人，各拿淨碗一個，面皆向外，後梢一人搖船，除了搖船不算外，六隻船共三十人。將船輕輕放入荷花深處，各人盡力去取，可以頃刻而得。」夢玉樂的大嚷大叫道：「妙極！妙極！我也去。」海珠道：「罷呀，祖宗！你同秋姐姐在這兒瞧著，等咱們去取了來請你。」秋瑞道：「也罷，你同我在這兒瞧罷。」夢玉只得勉強應允。眾人脫去外面大衣，叫媳婦們將戲場關上，解下紗裙，一陣的俱到那垂柳堤邊碼頭上，各上蓮舟。每船上是一個會搖船的嫂子，解去纜，手中執著桂楫蘭橈，向著碧水清漣輕輕蕩去。

這秋水堂上，只剩了秋瑞、芳芸、夢玉、陶、李姨娘五人，同著些大小丫頭而已。各人都在四處觀看。芳芸因身子才好，辛苦不起，坐在一邊歇息。陶、李姨娘兩個靠在窗口商量老太太生日之事。夢玉同秋瑞坐在欄杆上，望著他們都到蓮花深處，一個個綠葉紅妝，爭妍奪媚。夢玉不覺心曠神怡，手酥身木，不知這身子是在何處。正看的出神，覺得有人將他亂搖亂晃，定了定神，見是秋瑞笑的耳紅面熱的說道：「怎麼一會兒發了呆？人家說話你也不聽見，叫你又不答應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

夢玉笑道：「我瞧著他們，不覺出了神，姐姐叫我總沒有聽見。」秋瑞笑道：「我前日瞧見一本書上，夫差在姑蘇台看那些美人彩蓮花，夫差竟暈了過去，趕著灌姜湯還救了三日三夜才醒過來。」夢玉不等說完，止不住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不知西施在旁邊是怎樣的著急！」秋瑞回過頭去道：「你看那一朵蓮花，開成一大堆。」夢玉看見說：「哎喲！是朵大並頭蓮。」秋瑞不覺失口道：「物猶……」趕忙頓住，已是紅暈桃腮。夢玉早已聽見，忙問道：「姐姐，你念什麼？」秋瑞道：「濯清漣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香遠益清。這幾句都是寫蓮花的精神，只可惜將他比過六郎蓮，雖不染污泥，不能不千秋遺恨。」夢玉連連點頭。秋瑞將方才的失口，不露形跡輕輕掩過去了，說道：「兄弟，你叫他們倒杯茶我吃。」夢玉恐丫頭們手不潔淨，親自去端了一杯梅片新茶過來。

只聽見那些彩蓮船在那荷花之內笑語喧闐，你問我答的好不熱鬧，漸漸都到秋水堂面前來了。陶姨娘問道：「有了多少？」船上答道：「每人都有大半碗。」李姨娘道：「算了罷。

你們打諒著要洗澡嗎？咱們等著要吃麵呢？」海珠們聽說，一路回船，一面接露，陸續又到碼頭，你遞我接慢慢上岸，都是笑嘻嘻走進秋水堂來。丫頭們將花露俱歸一處，滿滿一大古磁瓶，上面用新荷葉紮了瓶口，放在大炕桌上。翠翹等各人服侍海珠們穿上衣裙，戴上珠翠。

眾人趕著穿戴完備，李姨娘吩咐擺面，丫頭們趕著擺設桌椅，對著戲場一圈兒擺了八席。眾人讓夢玉、芳芸坐中間兩席正面，他兩個那裡肯依！讓了半日，海珠道：「今兒的面准吃不成，不要說芳姐兒，連夢玉也鬧的一股子酸氣，好討嫌！」

夢玉笑道：「芳姐姐，咱們就依了他們，省得讓個不了。」芳芸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同秋姐姐一桌，你同二小姐一桌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倒很是。」夢玉、修雲坐了首席正面，旁邊是紫簫、仙鳳二人；芳芸、秋瑞是二席正面，左右是三多、如意；三席正面是海珠、陶姨娘，兩邊是蘭生、五福；第四席掌珠、李姨娘，左右是吉祥、秋雁；荊、朱兩姨娘是第五席正面，兩邊是翠翹、蝶板；第六席的正面是雙慶、書帶，左右是文來、春燕；第七席的正面是秋雲、長生，兩邊是芍藥、雁書；江蘋、婉貞坐了第八席的正面，兩旁是婉春、疏影。還剩下雙梅、秀春、閏梅、慶兒四人在七、八兩席上各添兩坐，又將雪兒、美兒、如心三個添在三、四、五桌上。擺了八席，共坐三十九人。陶姨娘派了十幾個後生乾淨媽兒們在此伺候，各姑娘們手下丫頭斟酒服飾。

海珠道：「吃麵有一會耽擱，何不叫他們先唱幾出呢？」眾人都道：「很好。」吩咐開掉戲場門，將中間長掛屏卸去，露出紗縵後場，就以紗縵背後兩邊戲場門掛著大紅滿繡門簾。

有個十二三歲的小旦，穿著大紅衫子，包著頭，拿著牙笏同筆走齣戲場，朝上磕了三個頭，起身走到夢玉桌前請點戲。夢玉道：「仙官先來代吃杯壽酒。」仙官接著一飲而盡。夢玉抓些果子給他，說道：「不用點戲，揀著吉利些的唱幾出，等吃完了面，唱全本《無底洞》，要看你這蠍子精。」仙官答應，轉身要走，朱姨娘叫過來，將手摸著他的臉說道：「一個多月沒有瞧見你，倒像又長了些。」將杯酒遞到他嘴邊，仙官喝了。

翠翹笑道：「包著頭倒很像慶兒的妹子。」眾人聽了大笑。仙官回到戲房妝扮。不一會，鼓響鑼鳴，開場是《大八仙西池慶壽》。夢玉背後一個丫頭高聲叫道：「賞坐。」紗縵裡的後場一齊坐下，仙官出來磕頭謝坐。場面上站滿了八仙、王母、仙子以及海上諸仙，十分熱鬧。齊聲唱著「壽筵開」的曲子，真是笙歌嘹嚦，響遏青云。曲子唱畢，

只聽見王母說道：

「今日乃本府芳姑娘千秋大慶，諸仙子理當獻上蟠桃春酒，以祝康寧福壽。」兩邊扮的仙女捧著一盤桃子，一對鍍金爵杯，斟滿壽酒送到芳芸面前跪下。芳芸將酒飲乾，吩咐將鮮桃供在幾上。夢玉心中大樂，丫頭們放了慶壽賞封，芳芸另賞幾吊錢。

班子裡謝過賞，領了下去，接著又唱幾出吉利戲。席上正在用面，有個丫頭上來在夢玉、海珠耳邊說了幾句話。見他們站起身來，不知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